

第十课 断法宗师前世与取藏

〔前世世系篇：直贡多杰嘉波（1284-1350）·萨桑玛蒂班钦 | 地点：直贡·后藏〕

我们继续讲仁珍才旺诺布前世的事迹。上一堂课讲到，才旺诺布的一个前世，是常年隐居于色铎林、在雪山这类险恶之地终身专修断法的大成就者。祂一生虽没留下太多记录，但如上堂课所说，后来无论哪个教派的断法传承，往上追溯，没有一支不含这位大成就者。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的藏传佛教断法领域，祂是一代宗师。若没有那样的成就与能力，也不可能受各教派共同尊崇、被一一纳入各自的断法传承体系。所以虽然我们所知不多，单凭这一点就能判断：祂对各个不同传承的断法都相当精通，并因通达而成为每一支断法传承的祖师。

才旺诺布的密传与传记里提到，祂曾亲口承认，自己对前世身为这位大师（即热绰·达季札巴）的习气、印象极深。才旺诺布讲话、想法都很直，不太掩饰。所以有些成就者认证祂是某位大师的转世，祂会直接说自己没那个感觉、不太清楚；可这一位，祂却很直白地承认。

而讲到这位大师时，祂又提起同一时代一位来自觉囊派的成就者。祂在密传里说：我身为这位大师，过去世的习气、记忆都很明显；后来我又想起，同一时期，更钦多波巴大师的大弟子萨桑玛蒂班钦——我认这两位与我是同一心续。意思是，这两位是同一位菩萨化现为二的转世。

祂在其他著作里也提到，自己身为那位大师时，与同代的觉囊派多波巴大师之大弟子萨桑玛蒂班钦·洛哲坚赞本是一体。这是祂十分肯定、亲口认可的。萨桑玛蒂班钦大师大约是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的大成就者（1294-1376），对觉囊派影响极大，堪称当时多波巴大师最得力的左膀右臂，常代多波巴讲学，并操办传承的种种佛行事业。

多波巴大师有所谓「十四大法子」，萨桑玛蒂班钦正是其一。祂之所以被称作「玛蒂班钦」，是因为博学多闻、十明通达，是当时整个藏区极有威望的大学者。有多有名呢？

格鲁派创派祖师宗喀巴大师少年游学时——大约十三世纪末——参加过许多辩论大法会、广获认可；之后祂要去萨迦地区参辩，途中打算到夏鲁寺，在布顿仁钦珠大师座前求受胜乐金刚十三尊的灌顶。抵达萨迦时，因法会还没开始、尚有一段时间，宗喀巴便利用这段空档特地赶往萨桑寺，在萨桑玛蒂班钦大师座下听闻教法，一直到布顿仁钦珠大师的灌顶即将开始，才匆匆赶回。单从这一点就看得出宗喀巴大师对萨桑玛蒂班钦何等崇敬——连修行途中的一点闲暇都不肯放过，专程跑去听祂的课。

另有记载提到，宗喀巴在萨桑寺时，特别跟萨桑玛蒂班钦学了音韵学、辞藻学等文学，也就是菩萨五明里的这些学问。萨桑玛蒂班钦留下的传记内容并不多，较详细的一部，是觉囊派名学者持明国王觉桑巴桑波所着的《十五位法王父子传记略述·奇迹明现》。前面说过，萨桑玛蒂班钦大师被许多高僧大德公认为弥勒菩萨亲自从兜率天下凡的化身。

为什么这样说？祂出生在阿里地区，家世颇为高贵，也算富足、福报深厚。祂生于木马年，据说一落地便站起来、向前走了七步，许多天神、天女亲自下凡，以天界八功德水为祂沐浴，身体被层层明耀绚丽的彩虹环绕。

这时，萨桑玛蒂班钦开口说道：「依兜率天弥勒菩萨的定力与加持，能救护一切受烦恼所苦的众生。我将以百年寿命护持西藏这片土地，待因缘尽了，便返回兜率天。」祂就这样亲口承认：「我就是兜率天的弥勒菩萨下凡，以弥勒菩萨的加持清凉之力，扫除众生烦恼的热恼病苦。」

」祂还说，将在这百年间弘传佛法、护佑西藏众生，之后再返回兜率天宫。这段大家也多半认同。在这样奇特的示现之下，众人都承许萨桑玛蒂班钦就是弥勒菩萨真正的转世。

此后，母亲把祂抱在怀里，以极隐秘、极低调的方式抚养，并不张扬——不会把祂抱到外头去跟人说「我这孩子多奇特，你们都来看看」，而是非常隐秘地养育。其实

很多转世活佛,在被寺庙迎请、或被根本上师与高僧大德坐床认定之前,即便已知是谁的转世,也大多不会立刻扬名,甚至会被要求以最低调、无人知晓的方式,秘密地躲到没人知道的地方抚养。要知道,转世者是为利益众生、承办佛行事业而来,他们对世间的奉献越大,障碍也相对越多。

因为这是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功德越大、越良善的对象,遭遇的反弹与伤害也越大。所以,为了保护转世活佛,在祂们稳定、不再有变数、不致缘起颠倒之前,除了给予许多可佩戴的加持物、让祂们服食殊胜的加持品,还要特别隐秘地守护,甚至不让任何人知道祂们的身份与状况。同样,很多伏藏师要取出越大的伏藏法——所谓「大」,不是数量多,而是能在短时间内利益更多众生、对世间产生更大的正面影响——相应的障碍也越大。

因此越殊胜的伏藏法在取出时,往往格外隐秘地保留,甚至完全不声张。所以我们看很多伏藏师的传记,祂们取出的殊胜密法常常潜藏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有的更是一直藏到自己快圆寂前几年才公布。要知道,利益众生、佛行事业有时急不得,祂讲究因缘和合。

因缘具足时,广大的佛行事业或许短时间内就能完成;若缘起未足却急着、催着去做,反而可能功亏一篑、事倍功半。所以藏传佛教行各种善业时极重缘起。祖师大德们办任何佛行事业,哪怕只是一个决策,也都要观察缘起。

同样,我们身为修行人,要成办脱离轮回这件对自己而言天大的事,任何人都不该小看自己的修行。只要诚恳地为出离轮回而努力实践,就一定要平和、低调,最好能秘密进行。我们都知道财不露白,财产越多越不能随意显露。

同样,修行的功德、行持,比世间钱财更珍贵、更有意义,对自己整个命运的改变也更大,所以修行时更该低调。一方面也要知道,我们还是凡夫,还有许多冤亲债主;在一件事尚未稳定之前,过度声张、想显露自己修行的状态,这种念头本身就是障碍,只会阻碍修行、毫无帮助。在修行阶段,我们烦恼的浮动、波动极大,能让我们做错许多事、令修行退步、损害功德。

所以不能随意顺从充满烦恼的内心,永远要念着正道、正法、正直。不要因为刻意压制烦恼而觉得难过、委屈——难过当然会,因为还不习惯;但内心要明确地告诉自己:我现在这样做,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真正的修行不显山、不露水,一切往心内修,不向外攀求;不论出于哪种目的张扬,都会让修行迟滞。

可我们的人生没有那么多时间,障碍却繁多而巨大,随时都可能迸发,谁也说不准。所以别让烦恼有机可乘,别等障碍显现了才后悔,要把握眼下有闲暇修行的每一刻。人生能好好修行的时间不会太多,而身处娑婆世界的末法时期,我们也不会有太多安稳的日子。

太平年代何其短暂,战乱时期在人世间又何其频繁,翻一翻历史就知道。我们此刻所处的环境与状态,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是极短暂、也极脆弱的一段。所以务必每天思惟无常,把握时间。

好,继续往下讲。萨桑玛蒂班钦相貌俊美,从小就聪慧过人,又满怀慈爱。祂降生之后,家中充满种种神奇吉祥的瑞兆:芬芳的香气弥漫,空气里自然响起各种法音、法器声,以及诵咒持咒之声。

后来一位大成就者来到祂家,一见萨桑玛蒂班钦,立刻认出祂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当即顶礼祂的双足,对祂父母说:「这孩子,希望能交给我。」得到允许后,这位大师便负责照顾、教导萨桑玛蒂班钦的学习。四岁时,祂就能把整部《弥勒五部大论》倒背如流;七岁时,随家人在山洞中听受深奥教法的引导与各种修行口诀,生起殊胜证悟;九岁时,被送到多拉寺,在仁钦桑波大师座下学习辩论、中观、因明等,很快便通达。

十五岁,祂到聂唐的扎西森格大堪布座前受持沙弥戒,得法名洛哲坚赞。此后祂学习各种戒律及其支分,无碍通达,又研习律经等诸多法门,很快成了有名的学者。之后祂前往热龙寺·耶喜坚赞上师处,学习因明、《入菩萨行论》等显宗教义,智慧达到与授业师相当的程度;再赴萨迦,向蒋扬确吉坚赞学习中观、《现观庄严论》等,获得大学者的名号。

二十一岁，祂向旁桑尼玛嘉曾大师学习各种密乘灌顶与口诀；又在索南桑波大师座前，学习《文殊根本续》、断法、那洛六法等甚深密法；后来到强寺·桑杰桑波大师座下，学习《十万胜乐金刚续》等诸多密续，并向仁钦桑波大师学习般若空性法门，获得精通十明的大硕士名号。二十五岁，祂到夏鲁·仁钦珠大堪布（即前文的布顿大师）座前受持比丘戒，成为金刚乘的持明大比丘。后来祂在当地夏季法会上为大众讲诵《空行海续》时，偶然听到更钦多波巴大师的名号，不觉泪流，反复合掌祈祷今生能见多波巴大师——对多波巴大师升起了极大的诚信。

此后，祂与另一位僧人一同前往觉囊寺。抵达那天清晨，恰好遇上多波巴大师禅修刚毕、寺院也正吹响法螺，是极殊胜吉祥的缘起。萨桑玛蒂班钦在僧众之中听多波巴大师讲述续部的种种注释，并将这些注释与中观、因明融会贯通、圆满无碍，听得万分感动、连声称叹，说自己以前无论走到哪里都没遇过像多波巴大师这样智慧的大成就者，欢喜得泪水不断滑落。

祂虽坐在人群最后，又是初次前来、无人相识，但多波巴大师具祂心通、有大神通，法会一结束便立刻吩咐侍从去请萨桑玛蒂班钦到跟前。而多波巴大师并没有摆出「你是来当我弟子」的高姿态，反而极为尊敬萨桑玛蒂班钦——怎样尊敬呢？祂派人相请时，要僧团手持燃着的卧香、请香，举起长幡、幢幡，还有伞盖、乐器，以这样的仪仗出迎，把祂迎请进来。

多波巴大师还特意摘下自己的法帽献给萨桑玛蒂班钦。萨桑玛蒂班钦大师深受感动，向多波巴大师顶礼，献上供养。两人畅谈到天黑，多波巴大师不许祂离开，便留祂安住寺中。

从那时起，祂再没离开多波巴大师，领受了多波巴的全部显密教法传承；还向多波巴的一位大弟子昆庞确札巴学习了历算、灌顶等诸多教义。后来，多波巴大师寿命将尽，祂又与多波巴的另一位侍者一同校对《时轮根本续》与《时轮根本略续》的《无垢光疏》，并补足其中翻译。四十八岁时，祂向一位大译师学习梵语、手印、金刚舞等学问。

当时一位名叫达瓦坚赞的上师对萨桑玛蒂班钦极有信心，便请他到萨桑寺，主持当家的教授课程与法会。大师在此安居了一年多，当地夏季、冬季的课程都由他亲自接手，培养了许多能通达密乘续部及其注释的僧才。因此达瓦坚赞上师更加器重他，后来直接把萨桑寺乃至整个僧团都供养给了萨桑玛蒂班钦。

从此他定居此寺，接受各地信众与僧团前来求法。这座寺庙如今位于萨迦县，只是后来因种种历史变迁，已经比较没落了。后来，在强巴林一带，萨桑玛蒂班钦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想仿照觉囊寺的觉囊佛塔，建一座同等规模的塔。

几经修改，比例始终达不到预期。萨桑玛蒂班钦便说：虽然比不上过去那些成就者所建的，尽力也就够了。后来大佛塔终于落成，塔内安放了时轮金刚的坛城。

举行开光时，萨桑玛蒂班钦所撒的开光花朵，凡落在佛塔上的都结成了果实般的颗粒——这一奇异的征兆，当时所有人都亲眼目睹。此外，他生前也特别承认：「那位楚布译师，就是我。」前面提过，楚布译师（译者注：即第七课的措瀑大译师，才旺诺布过去世之一）也是才旺诺布的前世之一，而萨桑玛蒂班钦亲自认下了这一点——他完全保有身为楚布译师的记忆。

他的传记里特别提到，他曾到措瀑寺（译者注：即前文误名「楚布寺」者），一一指出楚布译师当年遗留的圣物，包括金属、铁制的印台，以及他当年从印度带回的圣物，如龙树菩萨的禅修带、萨拉哈大师的拐杖。他很明确地说：「这是我从前身为楚布译师时，亲自从印度带回来的，所以印象特别深。」他也有许多奇特神通。

据说有一晚闭关，萨桑玛蒂班钦大师在黎明时分召来侍者，说：「你现在慢慢走到对面山谷的沟里，有人在那儿丢弃了一个婴儿，你把祂带回来。」侍者依言前行，越走越远，那地方远得不得了，一直走到天大亮才到，果然发现一个用碎布包着的小孩。把孩子带回后，萨桑玛蒂班钦说：「这是一位成就者、一位圣人的转世。」

」于是特地把孩子交给自己的亲姐姐——姐姐家境富裕，也很有慈悲心。他给了姐姐一头母牛和一些黄金，托他抚养，嘱咐道：「等祂七岁以后，再送回我身边。」后来孩子七岁回到萨桑玛蒂班钦身边，学习修行，终成一位极有名的大学者。

总之，萨桑玛蒂班钦一生博学多闻，对菩萨的五大明、十小明都极为精通，留下许多极具贡献与价值的著作，包括《声明论》广释、《入菩萨行论》注疏，以及《时轮历算》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直到八十三岁，祂进入甚深涅槃禅定，在众多吉祥征兆中圆寂。七天之后，它的白菩提自上流下、红菩提自下流出。

这种红白菩提分开流出，代表一种极特殊的成就。像第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也是如此，鼻孔中分别流出红、白菩提。后来弟子们火化萨桑玛蒂班钦的法体时，大地震动，天空现出种种彩虹，落下花雨，并响起妙音妙乐，空中布满兜率天的天神，都在等着迎接。

打开火化的灵塔时，大家发现：萨桑玛蒂班钦法体的额骨上，自然显现出金刚持的圣像；两耳旁现出不动佛与金刚亥母；脖颈两侧现出六臂玛哈嘎拉与度母；还有五颗如右旋白色法螺般的舍利子等等，极为奇特。而被认定为萨桑玛蒂班钦转世的，正是我们的宝上师。这并不只是我们自己在说。

觉囊派的法王吉美钦列南杰大师，在为上师所写的《长寿祈请文》里，就特别提到、承认上师是萨桑玛蒂班钦的「意幻游舞者」——意思是萨桑玛蒂班钦心意所幻化出的一位成就者。这位法王是觉囊派现代的教主，去年、前年才圆寂。觉囊派分海外与西藏两位法王：海外那位，是先前在台湾主持时轮金刚大灌顶的秋囊仁波切；西藏这位，就是吉美法王。

吉美法王年轻时也是极有名的大成就者，据说具有驾驭、召唤罗睺罗的能力，从小就能随意招遣罗睺罗承办各种佛行事业。祂管理寺庙时，僧团里若出现违犯戒律的僧众，祂会直接召来罗睺罗恐吓、震慑，逼祂们忏悔，这也很有名。还有一次，祂在觉囊寺与僧团一起拍合照，拍着拍着竟突然从会场消失，又忽然重现。

诸如此类的神通示现很多。总之，祂是这个世代觉囊派极有威望、众所公认的大成就者、大法王，而祂也承认上师就是萨桑玛蒂班钦的转世。另一位仁波切为上师所写的祈祷文里，同样特别注明：上师就是萨桑玛蒂班钦的化身。

可见觉囊派的两大法王都共同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自己有极大的福报，能依止像宝上师这样伟大的成就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才旺诺布的全集里也有提及。这里说，由伏藏师智美伦波所取的一部名为《大圆满龙丹》的伏藏授记里提到：如今这位努·南开宁波大师，也就是虚空藏大师，将直接化身为「多杰嘉波」（即下文的直贡法王），前来调伏野蛮众生，并由多杰嘉波开启某处圣地的伏藏与许多莲师教法。据说，直贡噶举旧译教法的弘扬，正是由祂所开启。

这位多杰嘉波，是直贡噶举第十代法王。从直贡噶举的历史来看，祂也如同上师过去以不同身份利益各个传承那样，出生在一个极关键的时期——直贡教法遭受重大毁坏之际，祂把直贡教法重新支撑起来，对整个直贡传承贡献极大。这里提到，依一部授记文所载，我们知道智美伦波大师是一百零八位大伏藏师之一。

而这一百零八位大伏藏师又分许多类别，其中有三位称为「无垢」身密转世的伏藏师，头一位就是龙钦巴大师。不过也有些高僧大德说，这一系身密伏藏大师的转世共有四位，前三位都已在过去出现、已收入一百零八位大伏藏师之中，而第四位还没降生人间。这第三、第四位属于「无垢」的伏藏大师。

宝上师自己的师兄扎西彭措仁波切，在写给上师的文章里，便认证宝上师就是传说中那第四位尚未出世的「真秘」大伏藏师——因为上师有许多名号，其中一个正是「无垢」。所以扎西彭措仁波切据此认证上师为第四位大伏藏师。上师这一世确实取出了很多伏藏，但究竟有多少，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因为至今祂还没有把这一世的伏藏法完整传授出来。

不过可以知道，祂这次取出的伏藏是具足三根本的。拥有整套三根本伏藏法的应当算大伏藏师；一般所说的小伏藏师，不会有完整的三根本伏藏法，而上师是有的——据我所见的一些资料，以及侍者帮上师整理的部分来看，是有的。这位智美伦波大师，在过去世、在祂那个年代，对许多伏藏大师都有相当的影响。

祂从小就展现出种种无碍神通，能讲解许多了义、不了义的殊胜法门；莲花生大师与佛母都会亲自现身，为祂灌顶、加持，并赐予种种殊胜口诀；祂很小就已得到莲师伏藏的目录指南。到十三岁，祂就在佛塔中取出各种伏藏，无论教法伏藏，还是圣

物、舍利、加持品，以及三十一处伏藏埋藏地点的指南，都已得到不少。后来他受了出家戒，在萨迦巴登喇嘛座前受比丘戒，精通菩萨五明，也领受了各种大圆满教法。

到后来，他总共获得一百三十多处伏藏埋藏地的指南，大多是从前辈伏藏师所取出的。所以当时他手上有非常多的伏藏教法，只是如今流传下来的已经不多，很多都失传了。但像《自解脱意趣》、《度一切众生解脱》等殊胜而有名的教法，如今仍在流传；他还取出过一部名为《红色十万恒河》的伏藏，以及各种奇特佛像、财神伏藏，在其他伏藏大师的传记里也能看到。

与他同代的许多伏藏师，也曾和这位智美伦波大师一起取藏。比如桑杰林巴大师的著作里就提到，当他要去贡布一带取伏藏时，智美伦波大师依空行母的预言前往，于是两人一同取出了《持明蓝衣金刚》等伏藏法。后来，他又取出观音、长寿佛等法门；在另一处，还与智美伦波大师一同取出阎魔敌法门、普巴法门，以及各种大圆满法门与加持品。

所以这位智美伦波大师，不只圆满自己的伏藏法因缘，还帮其他伏藏大师一起取出许多伏藏。在他的影响与加持下，他们在当地办了许多殊胜的祈愿法会，分春季供养法会、夏季祈祷法会、秋季法会、冬季会供法会等。他还与嘉旺若贝多杰大师互为法主——彼此把自己的教法授命于对方、令对方成为法主，并常显现众人可见的神通。

后来，据说十方诸佛菩萨现身在他面前，授记他未来将成佛，佛号「无垢圆满功德声王佛」，并在利生圆满后往生莲花光净土——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伏藏大师。而他所留下的授记文，便成了预示「独多杰嘉波」到来的重要依据。直贡噶举，是帕竹噶举创始人帕竹·多杰嘉波（译者注：即第五课的帕木竹巴）的大弟子——后被称为十地菩萨的吉天颂恭所创立。

起初，他在木雅·贡仁门下时只接了一座很小的庙；在此基础上，他后来建起直贡寺，发展成一个极庞大、势力很大的直贡噶举教派。在噶举「四大八小」的派系里，他虽排得较后，但据一些记载，吉天颂恭其实是龙种上尊王佛；他虽已证佛果，仍以菩

萨之姿、以普贤自在王菩萨的形态利益众生。祂曾在迦叶佛时期、释迦牟尼佛时期不断转世利生。

释迦牟尼佛时,祂是维摩诘居士;后来转世为龙树菩萨;直到后来成为直贡·吉天颂恭大师。据说许多密续经典都特别记载了吉天颂恭的降临:比如药师经提到,北方雪域将出现一位名叫「宝」的大师,对佛陀教法作出极大利益、声名远播;《心意伏藏经》也提到,将有一位名叫「宝吉祥」的人在猪年降生,最后聚集千千万万比丘,往生不动佛刹土。《五部遗教》中的《国王教》也提到:从桑耶往最北方,有一处名叫「直贡」的地方,那里将有藏王赤松德赞的后裔,在猪年转生为「宝吉祥」师,聚集数以万计的菩萨,未来同赴不动佛刹土,佛号「无垢净佛」,成就圆满转轮圣王。

可见许多经续对吉天颂恭都有非常清晰的授记,而直贡一系正是由这位大师建立起来的。据说祂年轻时曾患麻风病,后来自己治愈,又医好了许多同样患麻风病的人。此后,祂受了沙弥戒与比丘戒,成为帕竹丹萨替寺的住持;后来又离开丹萨替寺,自建直贡梯寺。

吉天颂恭出身居热家族。后来,由祂的侍者之一京俄·扎巴迥乃继承教法,成为直贡寺第三任住持。十二世纪蒙古军进入西藏时,四处劫掠破坏,到了直贡地区连当地政务官都被俘。

当时,这位吉天颂恭的大弟子便以神通力保护了直贡一带的信众。《贤者喜宴》里提到,当时有一支由多达那波将军率领的蒙古军队进入西藏,逢人便杀、逢财便抢,给热振寺等附近许多寺庙造成极大损害,烧毁了一些寺庙,也杀害了许多出家人。为阻止这惨状,京俄·扎巴迥乃大师以神通降下石雨,挡住了蒙古军的侵犯,直贡寺因此没有遭到大的毁坏。

据直贡法嗣的记录,当时那些军官后来见到京俄·扎巴迥乃大师,对他升起信心,便不再继续毁坏,还答应做祂的施主。另有一些史料提到,那位将军烧杀掳掠之际,京俄·扎巴迥乃大师降雨制伏了祂,又为祂讲说因果法门,使这些军队都皈依了佛教——于是当时许多受苦的百姓得以远离战祸,直贡寺也免于军队的破坏。直贡这一教派早期极盛。

据直贡法嗣的史料记载, 衲们一次结夏安居能聚集十多万出家人; 又记载吉天颂恭曾派遣两千七百多位出家人, 到扎日神山、冈底斯神山等三大圣山各处闭关, 带领众多信众、修行人在雪山中实修。这样长年累月下来, 实修弟子多达十三万人; 到第四任住持(迥·多吉扎巴)时, 出家人更达十八万之多。而在这么鼎盛之时, 衲们却没有一座宏伟或成体系的寺庙建筑。

据说当时所有修行人都住在山洞、粗糙的石板屋或普通帐篷中, 专心修持。所以当时有谚语说:「座座雪山都是直贡的山, 处处水泽都是直贡的地。」也有谚语说, 当时西藏的乞丐大多是直贡的弟子; 而这些弟子里, 又大多是隐居山中的修行人, 其中多是已有一定证悟的大瑜伽士。

上师跟我讲当年直贡盛况时, 也开玩笑说:「当时的直贡噶举, 简直就是西藏的丐帮。」整个教派几乎都是乞丐, 却也都是极诚恳实修的瑜伽士; 前半段虽然非常贫穷, 却修成了极多成就者, 是这样一个教派。到了元朝, 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时萨迦派被元朝册封为万户府、万户长, 等于是一位小王的等级。直贡噶举在当地也极有威望, 于是也得到元朝皇帝册封, 成为万户长, 与萨迦派有了同等的政治地位。到第七任直贡法王时期, 直贡信众与西蒙古军联手, 同萨迦政权发生了较大的冲突。

当时忽必烈站在萨迦一方, 便派遣大军并集结西藏其他万户长的军队联合起来, 击溃了直贡噶举一方的蒙古联军。这一战失败, 导致直贡的政务官被处死、直贡梯寺被烧毁、数千名僧人惨遭杀害。后来, 那位第七任直贡法王带着居热家族的后裔逃亡到贡布地区。

居热家族是早期直贡噶举的传承者, 族人都出自这一血脉。这次战乱在历史上被称为「直贡之乱」, 或「直贡寺之乱」。后来, 经萨迦派的帝师八思巴从中协调, 教派的发展终于得以恢复, 忽必烈下令修复直贡寺, 直贡派又慢慢缓了过来。

可到第九任直贡法王仁钦时, 衲们又联合雅桑、蔡巴两家万户长, 同帕竹万户长斗了起来。帕竹万户长实力极强, 先后把直贡、蔡巴联军彻底击败, 并直接把直贡寺

纳入监管，使直贡噶举的政治势力被压到极低。直贡最早是由吉天颂恭这一支居热家族传承的，算是一脉血统。

一直传到第二十一任直贡法王，祂有两个孩子，分别是第二十三、二十四任法王，而这两位都没有后代。所以从那之后，直贡噶举的血脉传承改为活佛转世制度，形成切仓与琼仓两大转世，也就是我们如今所知的直贡双法王——正是从那时开始的。而我们要讲的这位上师的前世，名叫多杰嘉波，祂正是在前面所说的直贡寺之乱那场战争之后的时期出生的。

祂虽没参与战事，却承担起了战后的种种后果与苦难。多杰嘉波出生于十三世纪末（1284 年）的木猴年。祂的家人、长辈，全都是历代直贡寺的住持。

多杰嘉波的祖父，分别是第六、第七任直贡法王；祂家住在直贡地区的炯玛村，父亲出自阿努家族。这一支的世系：长子是第九任直贡法王多杰仁钦，次子便是上师的前世多杰嘉波，最小的弟弟是贡噶坚赞；贡噶坚赞之子确吉嘉波，后来成为第十一任直贡法王。据传，多杰嘉波的母亲怀祂时，身体格外健康、愉快。

有一晚，祂梦见自己来到莲花生大师的宫殿，看见一个具足佛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相貌庄严的小孩；那孩子的身体不是寻常血肉，而由光蕴构成。这个男孩融入了祂的身体。随后，周围出现许多身着华丽锦缎的空行母，纷纷念诵起莲花生大师的咒语，不断向祂转绕、顶礼。

所以许多高僧大德都说，多杰嘉波是莲花生大师亲自化现的转世，祂母亲梦中所见的小男孩就是莲师本人。祂出生时，天空花雨纷飞，现出各种法器，以及天人的天乐之声。多杰嘉波从小在各方面、在学习上都极为优异。

后来，祂从哥哥多杰仁钦座下受持戒律，因而得到「多吉·尼玛」的法名。直贡噶举与萨迦那场战争时，多杰嘉波才五岁，所以在居热家族里，祂算是唯一没有参与战争、比较清白的一位。当时祂跟着一位喇嘛一起逃亡到贡布地区；后来，这位喇嘛也把吉天颂恭的教法传授给了祂。

据说，祂在贡布地区不断潜修时，出现了许多境界，能亲见无数本尊、无数坛城显现眼前。有时祂会说：「在印度时，我是弥底巴（Mitrapa）；在乌金刹土时，我是莲

花生大师；从前在卫藏，我是格勒坚赞大师；如今西藏有需要调伏的众生，为了度化他们，我才转世到此。」这一段，正是多杰嘉波大师亲口承认自己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转世。

前面提过，南开宁波大师最早与莲师是无二无别的化现；而南开宁波往上追溯，是金刚手菩萨、或说金刚法菩萨。金刚法菩萨与莲花生大师，过去本是同一智慧、同一心意的两个化身。所以，无论在才旺诺布的密传，还是他后面的全集里，都把莲花生大师列为他过去转世世系中的圣者之一。

因此，说多杰嘉波是莲师的亲自转世，并无任何违和——莲师与金刚法菩萨本就是同一心意。后来，萨迦与蒙古军达成和解，战争终于结束，多杰嘉波便回到直贡地区。他哥哥多杰仁钦开始重建寺庙，多杰嘉波也继续在哥哥及其他直贡长老座下领受各种经教。

学成之后，他到一些偏远之地刻苦闭关，并把前期噶举派的大手印教法与直贡历代大师的教法结合起来，以自己的修行经验传播出去，还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禅修团体。据说，他在闭关期间也发掘出一些莲花生大师的伏藏，包括大威德金刚、文殊阎魔敌的佛像，以及其他伏藏品。所以他也算直贡噶举最早期的伏藏师之一。

其实直贡与莲花生大师本就有相当渊源——直贡教法并非只信受直贡噶举一门，过去他们很多都信奉莲师的教法，与莲师、与宁玛派有极深的关系。就像后来的第十七任直贡法王仁钦彭措，他自己就极力弘扬宁玛派八大黑鲁嘎的法；第二十四任直贡法王仁津却扎，也取出过北藏的文殊阎魔法门。龙钦宁体的祖师吉美林巴大师，在自传里也承认自己过去曾是第二十一任直贡法王确吉彭措；而吉美林巴的儿子，则是后来的第三十任直贡法王滇津确吉嘉称。

可见莲花生大师与直贡噶举之间，有着极深、极殊胜的因缘。多杰嘉波大师三十一岁时，兄长多杰仁钦大师去世，他便被迎立为第十任直贡法王，接掌直贡寺。这时，他开始重建整个直贡传承。

在他哥哥多杰仁钦那一代，直贡教法与政治势力算是回光返照：与萨迦派打、与帕竹政权打，却全都输了；该毁的毁、该破坏的破坏、该失去的失去，一个本是藏传

佛教最鼎盛的庞大教团,转眼极度没落。而正当直贡噶举跌到谷底之时,多杰嘉波大师上任了。他一上任,便把直贡噶举的建设与教育一手包办起来。

身为第十任直贡住持,他着手重建直贡寺,在原寺废墟之上再造一座极为巨大的建筑,据说是用一百八十根柱子撑起来的;并花了三年多时间,造了许多佛像、经书、佛塔。后来,大约五十岁时,他又在另一处扎西炯中心的寺庙那边大兴土木,并在其他直贡噶举传承的道场设立护法殿、开辟许多闭关处。在培育修行人方面,他送一千多位闭关者到冈底斯山、扎日神山等圣地闭关,并加以护持;还把上一任法王开创的夏季法会、冬季法会等一一复兴。

他制定了非常多严格的闭关制度,包括闭关的规矩、守则与具体的行持方法,以这种严格的闭关形式,培育出极优秀的修行人。一直到大约六十七、八岁,他才去世,由他的侄子继任第十一任住持。以上就是多杰嘉波的简介。

由此可知,上师的前世在许多教派里都作出了非凡贡献。就像今天前面讲的:对觉囊派而言,他在多波巴大师时期,以萨桑玛蒂班钦的身份弘扬、拓展了觉囊教法;对直贡噶举而言,他在直贡最弱、最艰难之时,承接起复兴教法的重任——正如他过去身为萨迦达钦法王(译者注:即第七、八课的达尼钦波·藏布煥,萨迦昆氏血脉将绝之际挽救血脉那位)时,在萨迦派无人支撑之际,担起复兴血脉传承的责任一样。

这都是我们祖师们神圣的大愿:发愿去做许多一般菩萨做不到的佛行事业,到最艰难的地方行持;在别的菩萨最不愿去度化的人事物面前,他却前去度化。这是何等非凡的功德与愿力。后面我们可以讲到帕当巴桑吉(译者注:希杰派/断法祖师)这一部分,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讲吧。